

魏以新譯

德國元帥
封塞克脫著

國
防
軍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3095

奉月六年四十二於書本
部 監 總 練 訓
版出予准批號八八一第字編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初版

* 有 所 權 版 *
* 究 必 印 翻 *

德國元帥
封塞克脫著

國防軍一冊

(36730.2)

Die Reichswehr

每冊定價大洋貳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原 著 者

Hans von Seeckt

譯 述 者

魏 以 新

發 行 人

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 刷 所

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河南路

發 行 所

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及各埠

(本書校對者袁秉美)

五〇二二上

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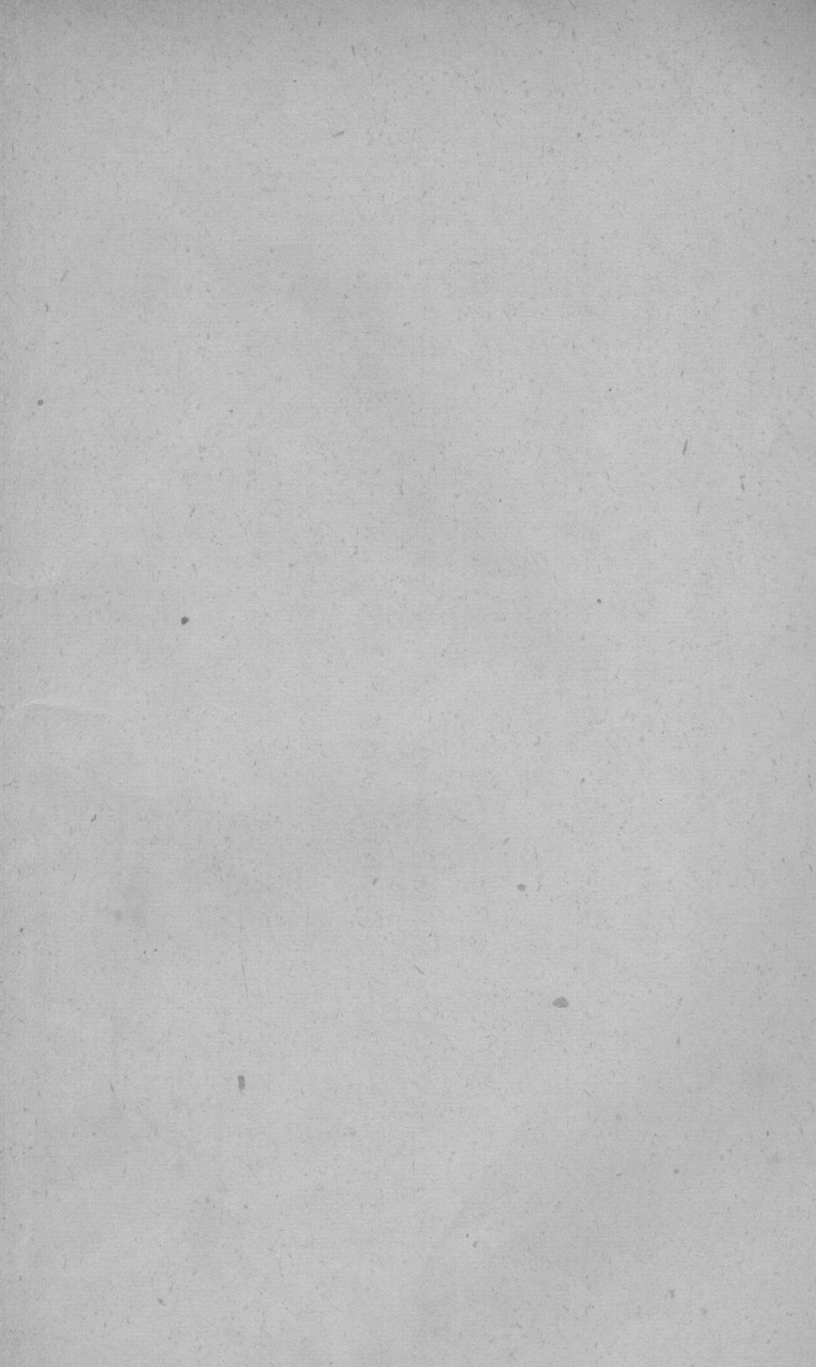
Dem Andenken meines Lehrers

Prof. Dr. Wilhelm Othmer

(1882-1934)

紀
念
吾
師
歐
特
曼
教
授

魏
以
新



譯者序言

著者塞克脫元帥 (Generaloberst Hans von Seeckt) 於一八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生於什列斯威，一八八五年入普魯士軍隊，一八九九年以上尉入參謀本部，一九一三年爲第三軍團參謀長。歐戰期間，爲十一路軍參謀長（於哥爾力擇·塔爾諾夫 Gorlice-Tarnow 突破俄軍，征加里西亞及波蘭），後任馬肯森 (Mackensen) 集團軍參謀長（略取塞爾維亞），加爾大公集團軍參謀長（征加里西亞及羅馬利亞），約瑟大公集團軍參謀長（防禦七堡 Siebenbruggen）自一九一七年底始，爲土耳其野戰軍參謀長，一九一九年任北方高級司令部參謀長，東方邊疆保衛參謀長及凡爾賽和會委員。一九二〇年卡卜暴動 (Kapp-Putsch) 之後，任陸軍統帥部參謀長，一九二六年以元帥退職。一九三〇至三二年以德國人民黨代表之資格爲國會議員。塞氏最大貢獻，爲任統帥部參謀長時，創造新國防軍，在凡爾賽指令範圍容許之下，保持

舊軍的傳統精神，使成隨時可以作戰的國家武力。一九三三年曾來中國遊歷。氏之著作除本書（一九三三）外，尚有一個軍人的思想（一九二九），國家的將來（一九二九），國防（一九三〇），毛奇——一個典型人物（一九三一），東西兩方中的德國（一九三三）。塞氏以為將來的軍隊，應為隨時可以供用，訓練精良的作戰軍隊，盡量由志願的職業兵組成，服役期間較長，同時，大多數能執干戈的男子，只作補充這種作戰軍隊及防衛國土之用。

譯此書時，吾師歐特曼教授（Prof. Dr. Wilhelm Othmer）曾給予最大之助力，先生得不治之疾，於返德（一九三三年十月六日）之前數日，猶力疾為我解釋疑難，俾得譯竟，現先生已於本年一月七日在德逝世，此後譯書，再不能得如先生者之指示，追憶先生在時對我的提攜教誨，曷勝悲痛，謹誌於此，以表哀思！

魏以新

一九三四，十六，於吳淞。

原序

此書只論德國陸軍的成立與性質，未涉及海軍，海軍當然是國防軍的一部分，其意義不容忽視，但是我要讓給一個適當的人去作。

軍人應有自尊的心情。
不重視這項職務的人，
最好是不幹這件事業。

——席勒爾瓦輪斯丹——

目錄

譯者序言

原序

- 一 德國國防軍的由來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德國國防軍的發展原則……………一七
- 三 德國國防軍的傳統精神……………二八
- 四 德國國防軍的將校團……………四一
- 五 德國國防軍的軍隊……………五九
- 六 結論……………九〇

國防軍

一 德國國防軍的由來

世界大戰使德國崩潰，其發展有一定的原因，其經過似爲命中注定，以致變成了自然現象，其規模之大，結果之宏，均非人力所能支配的。正如自然現象一樣，崩潰有破壞的結果，但同時亦有創造的結果。這個世界轉變後的特色，是不得不去做那復興的任務，從潰壞中發展新的生活方式。火山爆發，改變了山岳形態，但他也留下了別樣的——不過原質仍相等——甚至較好的土地，可以得到新的田園，建造新的住宅。地球不知始於何年，一個時代總是有意地或無意地與前一個時代相联接，生存着，並且在同一鄉土上，建造各種形式不同的事物。

那般在凡爾賽會議中，要重新安排大混亂的小人們，並沒有創造世界的聖靈。命運先生召

集他們做整理委員，他們腦筋裏，只是充滿着恐怖，復仇，自私，嫉妬，妄想等觀念；他們沒有知識，沒有能力，去批評他們行爲的結果，他們只要迅速藏起他們掠得的物件，他們劃了一個狹窄的界限，去實行那需要遠大眼光與哲學的使命。他們不惜用盡方法，去過分壓抑從事新建設的自然力；他們要嘗試着去安排一場大混亂，並要垂諸久遠。現在有十三年了，他們的繼承人，還是站在那個崩壞的國度前，束手無策，那邊產生了與他們意志相違的新生命；他們抱着恐怖和狹隘的心情，監視那從混亂中試求新形式的任何活動。

世界大戰的結果，犧牲了一個最完善最偉大的組織——德國的陸軍。我在這裏不想敘述他的成立與擴張，因爲那樣便成了一部近代德國史。德國陸軍具有一種特點，他與政治的發展極相適應，雖然有幾部份，在一八六六年普奧戰中，也發生自相敵對的事，具有特殊性質，但後來仍變成了爲毛奇個人思想所支配的一個全體中的分子，正如俾斯麥一手造成的，包有二十六邦的統一帝國一樣。戰前深入德國人心，按着計劃發展的秩序觀念與服從觀念，天生的愛國心和隸屬國家的思想，創造了一個適合德國國情與其歷史使命的國民軍。如果協約國要用和約

來摧殘德國，第一必須摧殘德國的軍隊。

德國軍隊的優良，可由兩點證明：歐戰開始時，他的攻擊力極強，行動極爲敏捷；戰事延長時，他們以不屈不撓的精神，去作有組織的抵抗。一九一四年夏季所有最精銳的隊伍，雖因數年作戰的損失與奔波而疲憊，反之，敵人却從美國得到源源不絕的生力軍；舊軍隊的形式，雖然因爲內部軟弱與政治變動，以及敵人不斷的壓迫崩壞了；但是他們相信，德國人民——他們方才受過作戰試驗，有極良好的成績——不久就要自覺，從新在舊日精神中武裝反抗起來。所以協約國爲預防這件事起見，限制德國新軍人數與服役年度以減少其攻擊力，禁止徵兵制以奪去其防禦力。

這一切似乎都佈置得很好。法國這次受德國攻擊靠着強有力的協約國，幸免於難，現在可以不怕德國再去攻擊了，德國在政治方面毫無力量，不發生甚麼影響了，並受盡一切壓迫和摧殘。統帥福煦注重解除德國武裝，要把萊茵線做防禦區域，政治家魯易喬治要德國採用雇兵制。這種辦法的結果，他們沒有看到，德國自己也沒有看到。不然，德國代表無論怎樣酷愛和平，反

對軍國主義，絕不至於贊成，且不至於歡迎凡爾賽和約中要消滅德國軍隊的那一條的。因爲在這種解除武裝與強迫放棄徵兵制之下，不獨使經濟低落，更成了內部分裂與放縱的深刻原因。德國經濟和政治衰落，對於全世界的經濟和政治都有極壞的結果。這是那般在凡爾賽的新人物們，未曾預料到的。

不幸的事件發生了。解除武裝的章程，訂得十二分精密；實行的時候，又抱着極狹隘的官僚主義與公開的殘酷心情。他們照着臆造的表冊，檢算應該毀滅的槍枝，偪着被壓迫的德國人，把鎗枝搬到空場上，一面奏馬賽曲，一面焚燒。如果德國人來訴苦時，他們聳着肩頭，只把和約指給他們看，或從過度嚴厲方面去解釋和約，用更傷顏面的形式去實行，派穿制服的商人，帶着露齒猶笑的黑人到德國去檢查。武器搜得乾乾淨淨，又拿去賣給別國，大賺其錢；但尤其重要的是消滅好戰精神。動員是禁止了；但尤其重要的是毀滅精神動員的先決條件。試把凡爾賽和約的條文以及對於大學和會社的條文，從頭至尾讀一遍，試想引渡罪犯的名單（按威廉第二及與登堡均在內）以及強迫承認大戰戎首之責任，就可以明白和約是在向德國精神作戰。誰在戰後

這些年內，警醒地看透了人民心情，就應該承認這種戰鬥不是沒有效果。在戰事痛苦——回想起來沒有甜味的痛苦，與徒然犧牲的印象之下，在物質缺乏，國內抵抗力軟弱的影響之下，那原來酷愛和平的份子，逐漸得勢，他們利用『民族諒解』狀況，去尋找拯救方法，其實這種狀況只是奴隸投降於強者的勢力而已。所以國內的人準備去實行——其實就是自殺——並援助敵人在政治方面破壞的意志，是可能的事。從前各階級相互的憎惡，以及對於軍人的憎惡，又發生了，他們敵視有紀律的國家自身，並及其最有力的工具——軍隊。所以敵人和國內的努力，於有意或無意之中，互相遇合，不獨要防止舊日軍隊的復興，而且還要阻止人去回想他，更破壞那深入人心的尚武精神。國內外的情形如此，那麼，解除武裝條文的效果如何，是可想而知了。他們不獨要軍人的影子——除殘餘分子外——從社會中消逝，不獨要整個地帶沒有德國自己的軍隊，而且還要藉取消徵兵制的手段，使德國大多數人民，再不受那明白的，普遍而自然的國家思想的教育，與夫愛秩序，守紀律，尚友誼，犧牲自我的習慣。這些結果，是國外敵人所要求的；德國人民中新執政柄的一部份——人並不少——沒有認識這些結果的範圍，或者因為黨派關係，

疏忽了他的意義。我們現在必須說明戰後受凡爾賽和約與威馬爾憲法影響的德國民氣，因為國防軍是在這種狀況之下產生的。

但是雖然如此，德國尚有別種力量存在。協約國要撲滅那使德國強盛，曾抗衆敵的精神，沒有成功。國內外所加於這種人民和軍隊的侮辱實在太大了，不得不喚起一種反響。各方面所有的恫嚇十分明顯，東邊有俄人波蘭人；西方有法人佔據萊茵省侵入魯爾區域。至於國內，那艱難締造的政府，又在共產黨突擊中動盪着。我們除採用武力外，怎樣能够抵禦這些危險呢？從前的軍隊組織已經解散了，於是在祖國困難中新產生的，形式繁多的隊伍，自動組織起來，在優劣不等的司令官之下，担任守衛國境的責任。他們也恢復了國內的秩序，無論政府高興不高興，覺得非接受他們的保護與幫助不可。凡從前軍隊中還願意作戰和犧牲的人，都集合到義勇軍裏面。他們的形式和價值都不同，大半由司令官的人物而定，他們的來源與組織，都有點像中古時代傭兵的性質，若把他們當做一個永久的，新軍的基礎，似乎不甚適宜。他們的不朽貢獻，是在極困難中救出祖國，把這個危險時代的作戰精神，傳給新成立的軍隊。我們不應該撲滅這種義勇軍

的精神，應該革新他們的形式，使他們可以永久存在。有一部分義勇軍，覺得人待他們不公道，忘恩負義，因為在他們盡了本分之後，情勢逐漸鞏固，無需他們幫助的時候，就不要他們存在，不要他們做新軍的負責者。誰覺得這樣，那他就忘記了一個新建築物，必須有安全的基礎，並須照着一定的計劃，才能造成永久的住宅，但是在這裏，義勇軍的形式和組成分子都不適宜。現在應該做平時工作，那些在戰後特別時代中，曾光榮地盡了他們義務的人們，並不一定個個人都適宜於這種工作。

在戰事完畢，擾攘平定之後，定了一個新計劃。這計劃是照着所有的任務與所有的人才而決定的，原來就含有過渡性質；但是按照計劃組織新軍時，在可能範圍內，開始就與舊軍的形式和性質相連接。我們應該明白，這種歷史的連接，可以給新軍一個堅固的基礎，更應該知道，舊組織雖然終於崩壞了，但經過了戰事試驗，成績極為優良，可作新軍的模範。

但還有更重要的一件事：無論新軍採取何種形式——這種形式已由協約國規定了——必須由軍官認識他的性質和價值。舊軍將校團中，有些經過了戰事，尚願服役的人，可以利用。大

多數的人都願陸續服務，所難者，就是從這許多適宜的，願意的人們當中，選出人來。舊軍將校團，都有整齊劃一的思想與教育，訓練與經驗，叫他們去當新軍的將校團，組織新軍，實在勝任愉快，而且成效卓著了。德國已經有好多事，靠着這個舊將校團，現在也靠着他們創造了新的武力。他們抱着滿腔無我和忠於職務的觀念去工作，戰勝了國內外所有對於他們的阻礙。一切的光榮——不獨表面的光榮——都沒有了，他們努力工作得不到休息，他們在歐戰四年中，有過超人的成績，但是得不到感謝；從前的軍事思想是以德皇為基礎，使隸屬與服從為當然事件，現在這種基礎沒有了；現狀貧乏，前途渺茫；現在的勤務比戰前加了許多倍；照着毛奇所說的話，除祖國以外，任甚麼都沒有了。但是將校團仍承應了祖國的呼召。他們不問形式，只問義務。所以他們能夠創立國防軍，並保證國防軍的將來與繼續發展，他們藉學說與以身作則的力量，把他們的能力和精，傳給後起的軍官和兵士了。

以上這簡單輪廓的描寫，便是建立國防軍時代所處的情勢，與製造該軍的人才。至於新軍應有的形式與多寡，已有凡爾賽的命令代德國決定了。這種形式的組織，編製和武器如何，大家